



赫德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汉英双语版

The Valley of Fear 恐怖谷

(英) Arthur Conan Doyle 著

李家真 译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新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汉英双语版)

恐怖谷

(英) Arthur Conan Doyle 著

李家真 译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福尔摩斯及其他（代译序）

世上有许多曾经在于某处、此刻在于某处、将来或者在于某处的人，我们不曾听说、无缘识荆，甚而至于，将来也永远不会了解。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离合悲欢，他们的喜怒哀乐，既不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也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是铭心刻骨的记忆，仅仅只是并不存在的虚空，如此而已。

也有一些人，曾经的下落颇有疑问，此刻的踪影不易找寻，将来的行藏更是无从预期，然而，我们对他们非常熟悉，熟悉他或者她的相貌、熟悉他或者她的性情、熟悉他或者她的一颦一笑、熟悉他或者她的一言一语，熟悉到想用自己的心思和力气，为他或者她在身边的世界里找一个笃定的位置。

这些人当中，就有歇洛克·福尔摩斯。

他也许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也许住在某条真实街道当中的某间虚拟公寓，也许拥有凡人难以企及的高超智力和凡人难以认同的智力优越感，也许拥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可钦信念和“无艺术即无意义”的可疑立场，也许拥有视邪恶罪行如寇仇的侠肝义胆和视他人疾苦如无物的铁石心肠，也许拥有最为充沛的精力和最为怠惰的习性，也许刻板自律，也许佻脱不羁，也许是最不业余的业余侦探，也许是最不守法的法律卫士，也许拥有一个滋养思维的黑陶烟斗和一只盛放烟草的波斯拖鞋，也许拥有一件鼠灰色的睡袍和一堆孤芳自赏的古旧图书，也许，还拉得一手可以优美醉人也可以聒噪刺耳的小提琴……

他自己说：“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逃亡，为的是摆脱平淡庸碌的存在状态。”（《红发俱乐部》）同时又说：“生活比人们的任何想象都要奇

异，人的想象根本不能与它同日而语。”（《身份问题》）也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才会让我们如此难以忘记，因为我们偶尔也会厌倦“平淡庸碌的存在状态”，偶尔也希望看到生活之中的种种奇异，毕竟，连他的忠实朋友华生都曾经愤愤不平地对他说：“除了你之外，其他人也有自尊，搞不好还有名誉哩。”（《查尔斯·奥古斯塔斯·米尔沃顿》）

也许，文学形象之所以可以比血肉之躯更加动人，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人生之中，终归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无从逃脱的此时此刻之外，终归有一个名为“别处”的所在。

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陆续写下了这些他自己并不看重的文字。一百多年以来，数不清的读者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喜欢上了他笔下的这位神探，喜欢上了神探的医生朋友，喜欢上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昏暗街灯，喜欢上了风光旖旎的英格兰原野，喜欢上了各位蠢笨低能的官方探员，甚至还喜欢上了神探的头号敌人、智力与他一时瑜亮的莫里亚蒂教授。更有一些读者对神探的演绎法如醉如痴，不遗余力地四处寻觅他和他的朋友在现实中留下的蛛丝马迹，以至于最终断定，他和他的朋友实有其人，柯南·道尔爵士反倒是一种伪托的存在。

神探的身影在各式各样的舞台剧、电视和电影当中反复出现，又在万千读者的记忆之中反复萦回。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柯南·道尔爵士，感谢他不情不愿抑或半推半就地写下了这样六十个故事，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了一座兴味无穷的宝山。六十个故事如同一幅斑斓的长卷，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时空的生活，窥见一个等级森严却依然不乏温情的社会，窥见一个马车与潜艇并存的过渡年代，窥见一个又一个虽欠丰满却不失生动的人，窥见一鳞半爪、商品化程度较低的人性。

忝为这套巨帙的译者，我喜欢作者时或淋漓尽致时或婉转含蓄的文笔，更喜欢浸润在字里行间的浪漫精神，尤其喜欢的是，这种浪漫精神的两个化身。人的浪漫，是真正懂得人的可贵在于人本身，男女之间的浪漫，何尝不是如此。

以我愚见，如果说福尔摩斯代表着惊世骇俗的才能和智慧，华生就代表着惊世骇俗的理解与宽容，两样禀赋同样难得，两个妙人同样可喜，

他们两个在文字的国度里风云际会，我们就看到了一段无比浪漫的不朽传奇。

再写下去，恐怕会破坏阅读的趣味。

止笔之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作为结尾：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一起到郊外露营。享用完一顿美餐和一瓶美酒之后，他俩钻进了帐篷。

凌晨三点左右，福尔摩斯推醒华生，如是问道：“华生，你能不能抬头看看天空，再把你的发现告诉我呢？”

华生说道：“我看到了亿万颗星星。”

福尔摩斯接着问道：“很好，你从中演绎出了什么结论呢？”

华生回答道：“从天文学的角度来演绎，结论是宇宙中存在亿万个星系，很可能还存在亿亿颗行星。从占星学的角度来演绎，结论是土星升入了狮子座。从神学的角度来演绎，结论是上帝至高至大、我等至卑至小。从计时学的角度来演绎，结论是眼下大约是凌晨三点。从气象学的角度来演绎，结论是明天的天气非常不错。你又演绎出了什么结论呢，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咬牙切齿地说道：“有人偷走了咱们的帐篷。”

这一次，我们的浪漫英雄终于看到了平庸至极的现实。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目 录



恐怖谷



第一章	警讯	2
第二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妙论	15
第三章	伯尔斯通惨剧	25
第四章	暗夜难明	36
第五章	剧中人	51
第六章	一线曙光	64
第七章	答案	80



第一章	某人	100
第二章	会首	112
第三章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131
第四章	恐怖谷	148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辰	161
第六章	危机	175
第七章	博迪·爱德华兹的陷阱	186
尾声		198
译后记		377

CONTENTS



The Valley of Fear



Chapter 1	The Warning	202
Chapter 2	Sherlock Holmes Discourses	211
Chapter 3	The Tragedy of Birlstone	220
Chapter 4	Darkness	230
Chapter 5	The People of the Drama	242
Chapter 6	A Dawning Light	255
Chapter 7	The Solution	268



Chapter 1	The Man	286
Chapter 2	The Bodymaster	296
Chapter 3	Lodge 341, Vermissa	314
Chapter 4	The Valley of Fear	330
Chapter 5	The Darkest Hour	341
Chapter 6	Danger	354
Chapter 7	The Trapping of Birdy Edwards	364
	Epilogue	374

**SHERLOCK
HOLMES**

恐 怖 谷





**SHERLOCK
HOLMES**

恐 怖 谷

◎ 第一部 ◎

伯尔斯通惨剧



第一章 * 警讯

“我在想——”我开口说道。

“接着想吧，”歇洛克·福尔摩斯不胜其烦地接口说道。

我自认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耐性，可我必须承认，他这句藏针带刺的插话让我相当烦恼。

“说实在的，福尔摩斯，”我义正词严地说道，“有些时候，你可真有点儿让人受不了。”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没有立刻回答我的抗议。他一只手托着下巴，面前的早餐原封未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刚刚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一张纸片。这之后，他把信封拿了起来，举到光亮的地方，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下信封的外观和封口。

“这是波洛克的笔迹，”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波洛克的笔迹我虽然只见过两次，可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他写的东西。这个希腊式的字母‘e’顶端带点儿花体，恰好是他的特征。不过，如果这封信真的来自波洛克的话，信里讲的就一定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他不像是在对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可他的话让我一下子充满好奇，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那么，波洛克是谁呢？”我问道。

“华生啊，‘波洛克’只是一个笔名、一个身份标记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变化多端、藏头露尾的人物^①。

^① 这篇故事首次发表于1914年9月至1915年5月，连载于《斯特兰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波洛克”的英文是“Porlock”，



在前面的一封信当中，他坦白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真名，还叫我尽管去试，看看我能不能在这座大都市的百万人海当中查出他来。波洛克非常重要，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跟他有交道的那个大人物。你不妨把他想象成鲨鱼身边的引水鱼^②，或者是狮子左右的豺狼，总之就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却跟某个十分强大的家伙混在一起。他身边的那个家伙不光是强大而已，华生，而且还十分邪恶，邪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我对那个家伙的评价。你听我提过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著名的科学罪犯，在歹徒当中广为人知的程度正如——”

“我真替你难为情，华生！”福尔摩斯不以为然地咕哝了一句。

“我要说的是，正如在公众当中鲜为人知的程度一样惊人^③。”

“点中了！确实让你给点中了！”福尔摩斯叫道。“华生，你显然是学会了一种本事，懂得冷不丁地开暗藏机关的玩笑了，我可得防着点儿。不过，你把莫里亚蒂叫做罪犯，本身倒是口出诽谤之言，为法律所不容——他的本事高就高在这里、妙就妙在这里！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阴谋家、所有暴行的策划者、控制地下世界的神经中枢、左右各国命运的大脑——他就是这么个人物！可他距离公众的猜疑是那么地遥远，跟外界的非议是那么地不相

是英格兰西南海滨一个村庄的名字。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在未完成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 1816）的题记当中说，他在梦中得到了整首诗的文字，醒来时也记得非常清楚，之所以没能全部记录下来，是因为受到了一个访客的打扰，这个访客来自波洛克。自此之后，“person from Porlock”（波洛克来客）或者“Porlock”（波洛克）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代名词。当然，也有人认为柯尔律治关于“波洛克”的说法不过是没能写完这首诗的托词而已。——译者注，以下同

^② 引水鱼（pilot fish）亦称领航鱼，学名舟鲋，拉丁学名 *Naucrates ductor*，是一种体型细长的小海鱼，喜欢成群跟随鲨鱼之类的大鱼，为的是捡食残渣。

^③ 原文如此。不过，本章下文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时间在《福尔摩斯回忆录》的《最后一案》（故事中给出的时间是1891年）之前，而在《最后一案》当中，福尔摩斯曾经问华生，“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你也许从来没听说过吧？”，华生的回答是“没听说过”。

^④ 福尔摩斯这是在用击剑术语来打比方，参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五章当中的注释。

干，隐身幕后操控一切的手法又是那么地令人叫绝，以至于光凭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他就可以拖着你去对簿公堂，把你整整一年的年金变成他的名誉损失费。《小行星动力学》一书的理论数学水平达到了唯我独尊的高度，据说整个科学舆论界都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任何批评，那本奇书的著名作者不就是他吗？这样的人是可以随便中伤的吗？满嘴胡言的医生和清誉受损的教授，这就是你们俩各自扮演的角色！他可真是个天才，华生。不过，只要我没在那些小阴沟里翻了船，咱们就必然会有旗开得胜的一天。”

“但愿我能够亲眼见证那一天！”我热忱地高喊一声。“不过，你刚才谈的可是波洛克这个家伙的事情。”

“呃，没错——所谓的波洛克是链条其中的一个环节，离那个了不起的核心距离不远。咱俩私下说啊，波洛克这个环节并不是特别牢靠。根据我现有的测试结果来看，他是那根链条当中唯一的一个薄弱环节。”

“可是，链条的牢靠程度总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来决定的啊。”

“一点儿不错，亲爱的华生！就是因为这一点，波洛克才显得极端重要。这个人总算是良心未泯，加上我时不时地采取一种助人向善的明智举措，转弯抹角地送他一张十镑的钞票，结果呢，有那么一两回，他赶在事发之前给过我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那些情报的价值可以说是无可比拟，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预防犯罪，而不是事后再去讨还公道。我敢说，要是能找到解码方法的话，咱们肯定会发现，眼下这封信也属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类型。”

福尔摩斯再一次把纸片平摊在他那个未曾使用的碟子上。我站起身来，低下头去，隔着他的肩膀看到了以下的古怪符号：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这之后，他把信封拿了起来，举到光亮的地方，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下信封的外观和封口。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福尔摩斯？”

“显而易见，这是想向咱们提供一份机密情报。”

“可是，不附上解码的方法，密信能有什么用处呢？”

“就这个例子来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你为什么要强调‘就这个例子来说’呢？”

“原因在于，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解读很多密码，就跟解读报纸私人启事栏里的那些天方夜谭一样简单：解读那些粗糙的密码只是一种有趣的消遣，算不上一种智力上的负担。眼前的这个例子就不同了，这些符号显然是代表着某本书某一页当中的词语，不知道具体是哪本书哪一页的话，我是完全奈它们不何的。”

“可是，信里面为什么又有‘Douglas’（道格拉斯）和‘Birlstone’（伯尔斯通）这样的词语呢？”

“当然是因为那一页当中找不出这两个词来。”

“那么，他为什么不指明是哪一本书呢？”

“单凭你生来就有的精明，亲爱的华生，单凭你那种让朋友们喜闻乐见的固有智术，你也绝不会把解码的方法和密信装进同一个信封。那样的话，信一旦有了闪失，你这个人也就完蛋了。眼下呢，除非是两封信都有了闪失，否则就不会造成任何危险。我说，咱们的第二班邮差应该已经到了才对啊，不出意外的话，邮差送来的要么是一封补充说明的信件，要么就是与这些数字相关的那本书，书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

一两分钟之内，福尔摩斯的预测就得到了验证。我们的小听差比利^①走进房间，送来了我们正在等待的那封信。

^① 福尔摩斯系列当中多次提到贝克街的小听差，“Billy”（比利）这个名字却只在三个故事当中出现过，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本故事发表之前，美国演员及剧作家威廉·吉勒特（William Hooker Gillette, 1853—1937）的四幕剧《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1899）当中已经出现了名为比利的贝克街小听差。1903年，时年13岁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在这部戏剧当中饰演比利，舞台生涯由是开始。

“同样的笔迹，”他一边说，一边把信拆开，“而且实实在在地署上了名字，”他展开信纸，兴高采烈地补了一句。“过来看看，华生，看看咱们的进展。”不过，读完信之后，他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

“天哪，这可真是太叫人失望了！要我说，华生，咱们恐怕是白等了一场。波洛克这家伙可别出什么事儿啊。他的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事情我不打算接着干了。太危险了——他对我起了疑心。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起了疑心。我刚刚写好这封信的信封，打算把解码的线索寄给你，他已经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在我把信给盖住了，要是被他瞧见的话，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啦。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他怀疑的眼神。把那封密信烧了吧，眼下你拿着它也没用了。

弗雷德·波洛克”

福尔摩斯皱着眉头坐了一小会儿，把信拿在手里揉来揉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炉火。

“说来说去，”他终于开了口，“兴许他并没有受到怀疑，不过是自己心虚而已。他清楚自己的叛徒身份，自然会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谴责的神色。”

“你说的‘对方’，应该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如假包换！他们那帮人嘴里的‘他’，不用问你也知道是谁。凌驾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只有这么一个‘他’。”

“可是，他究竟能把波洛克怎么样呢？”

“哼！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他拥有全欧洲数一数二的头脑，所有的黑暗势力都听凭他的差遣，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你作对，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么样，咱们的波洛克老兄反正已经被他吓得灵魂出窍——麻烦你拿信封上的笔迹跟信纸上的笔迹作个对比，按波洛克的说法，信封是在那个丧门星到来之前写的。前一种笔迹又清晰又肯定，后一种呢，差不多都要没法认了。”





“那他干吗还写第二封信呢？索性就此罢手不是更好吗？”

“他担心要是不作解释的话，我就会跑去追查这件事情，没准儿会让他惹上麻烦。”

“那倒也是，”我说道。“确实如此。”我已经拿起了最初的那封密信，这会儿便皱着眉头看了起来。“想到这张纸片承载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又想到纸上的密码超出了凡人所能破解的范围，简直会让人急出疯病来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推开一口没尝的早餐，点上了不甚可口的烟斗，那是他专注思考之时的必有良伴。“我看不见得！”他一边说，一边往椅子上一靠，目光定在了天花板上。“说不定，尽管你拥有马基雅维利^①一般的头脑，信里的一些东西还是逃过了你的注意。好了，咱们不妨通过纯粹的演绎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密码钥匙是一本书，这就是咱们的演绎起点。”

“这个起点多少有点儿宽泛啊。”

“那咱们就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它收窄一点儿。仔细想来，我觉得它也不是那么难于破解。关于这本书，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什么也没有。”

“好啦，好啦，情况绝对没有糟糕到这种地步。密信的开头是一个大大的‘534’，对吧？咱们不妨假定，534就是与密信相关的那一页的页码。由此可知，这本书必然是一部大部头，这么着，咱们就算是有了点儿进展。关于这本大部头，咱们还有什么提示呢？接下来的标记是‘C2’。这你怎么看呢，华生？”

“意思是第二章，错不了。”

“多半不是，华生。依我看，你肯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既然已经有了页码，再指明章节未免有点儿多余。再说了，如果第534

^①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为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著有《君主论》（*The Prince*），首次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对获得及维持政治权力的途径进行了分析。